

1002

文史資料

第十二輯

政协铜山县文史委员会 合 编
政协徐州市郊区文史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第十二辑

一 九 九 三 年 三 月

前 言

十几年来，铜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在县委的领导和县政府的支持下，并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读者的关心和支持，编辑出版的前十一辑《铜山文史资料》，已在全县产生广泛的影响，显示了它旺盛的生命力。值此第十二辑出版之际，谨向一切关心支持过它的人们表示由衷地感谢！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服务当今，惠及后世，并随着时光的流逝，其重要意义将越发显示出来，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地方性的文史资料，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财富，可以为改革开放提供借鉴，为经济建设服务；可作为乡土教材，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能补史之缺，参史之误，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周总理生前倡建的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已繁花似锦，万紫千红，已经和正在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进一步搞好文史资料工作，已是人民政协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我们要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忠于历史，广征博采，搞好文史资料工作，服务现实，造福子孙。

政协文史，资料浩繁。特别近百年来，我国社会处于空前剧变时期，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各方人物的沉浮，错综复杂。敌、友、我三方面资料，都在政协文史资料征集范围之内。铜山县历史悠久，地理位置显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所蕴藏的史料非常丰富。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近现代发生在铜山的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忠于史实的记述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不溢美、不贬损，不为

亲者讳。“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古人云：“亡史甚于亡国”，“国亡可复，史亡无救”。由于各种原因，我县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现在尚未征集上来，并且有些资料还急待“抢救”，为此，特呼吁铜山县籍在外地工作和曾在铜山战斗、工作过的历尽沧桑的老同志，离退休的老干部、老教师和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的资料记写出来，以丰富和完善我县近现代史料。

当前，改革的大潮，在我国的大地上，荡漾着贫穷、落后和反面的、消极的、陈腐的东西，开拓着我们古老民族的希望和美好的未来。全社会各个界别、各个阶层，都在为更加壮丽的明天而拼搏和奋斗。历史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个不可割断的长过程，今天是昨天的继续，而明天又是今天的必然延伸。不了解我们的昨天也就不可能详尽地了解我们的今天，又焉能展示明天？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原原本本的昨天，这才能有助于人们从中领悟救国之道、治国之方。这就是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们文史资料工作者的历史职责，同时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希望和要求。先后编辑出版的十二辑《铜山文史资料》，即希望能在这些方面引起社会共鸣。我们将同社会各界人士、广大读者和文史爱好者一起继续努力，为促进我县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作出贡献。

铜山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三年一月

目 录

前言·····铜山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第一编 铜山部分

烽火岁月

于无声处听惊雷·····	苏景华	
——解放前地下党在铜山活动简况·····		1
建国前铜山县青年团组织概况·····	苏景华	6
碾庄战斗的前奏·····	梁隆辉	
——吴修普同志的回忆录·····		10
桥头谈判·····	裘颖	14

水旱往事

铜山历史上的水旱灾害·····	董尧	17
湖河古堤漫谈·····	苏景华	26
铜山的桥·····	水志	29
碑记两则·····	叶淮 注译	32

文化教育

抗战期间铜山县的教育概况·····	佟玲	38
铜山县清末知识分子留日述略·····	陆保伦	42
关于《铜中第三次学潮纪实》的辅正·····		
·····《铜山文史资料》编委会		48
关于黄楼与燕子楼的商榷·····	陈公恕	52

商贾点滴

旧铜山县的警备营与商团·····	陈仲言	55
------------------	-----	----

铜北流通券	马鸣远	63
铜山县毛笔业话旧	沈华甫	66

人物春秋

巾幗英杰潘琰	袁 颖	72
回忆李益民	郝玉玲	79
蒋自明事略	刘 政	88
孟广均事略	范作民	93
旅美博士曹日新	袁宝玉	95
美食家文兰若轶事	沈华甫	97
状元李蟠	杜 镇	99

宗教寺庙

铜山县的天主教	杜 镇	102
徐州佛源和铜山汉晋古庙	叶 淮	105

旧时习俗

漫话旧岁习俗	陈仲言	107
铜山地区婚丧旧俗	苏景华	114

第二编 郊区部分

碧血英魂	玉 抒	
——抗日志士李长江传		118
郭影秋同志在徐州	王广礼	136
朱洪烈士事略	李任整理	150
小郭庄惨案纪实	陈洪奎口述 王兴文整理	157
徐州市兴国会的建立	王广礼整理	160
荆山桥考证录	张青昕 李任整理	164

于无声处听惊雷

——解放前地下党在铜山活动简况

苏 景 华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中央鉴于战争的长期性、残酷性和复杂性，在敌占区的城市和交通线上，开辟了另一条战线，即有计划地开展了城市地下工作，配合解放区开展对敌斗争。

当时，铜山由于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交通方便，地理位置重要，即成了鲁南地下工作的重点，在城市和农村的各个行业都有打入和就地发展的党员干部开展秘密的活动。他们除极少数受到破坏外，绝大多数同志胜利地坚持到铜山解放。

1942年在徐州东郊大庙、胡庄一带，以教学、油挑小贩、开纸笔铺等职业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的党员干部有：李益民、刘袋、董日跃、李凯、刘向一、王磊等同志。

1943年春，刘向一、李益民、王磊等同志组成秘密县委，领导徐东、临、枣之间的地下党工作。刘向一1943年秋即撤出，其他同志一直坚持到抗日胜利。徐州城内教育界亦有我地下党活动。杜烽同志1944年至1946年期间在徐州两个中学教书，做了大量工作，后因有些暴露，经领导批准撤回到解放区。1945年8月丁志刚以南开大学学生身份和以回徐州家中探亲谋职为由，在铜山中学任教，藉以立足徐州，进行地下工作。由于丁志刚同志的努力教学和认真地团结群众，故在年余时间内声誉渐著，颇得徐州教育界上层人士和学生的信任和拥护，后又兼任几个中学的英语课。1947年春徐州地下工委成立，丁志刚同志任工委委员。1947年秋冬间，我军南下，曾逼近徐州城，敌人极其恐

慌，为巩固其反动统治，则对“嫌疑分子”大加逮捕。丁志刚同志在此情况下被捕。丁志刚同志立场坚定、顽强斗争，丝毫未暴露政治面目，加之我党多方营救，敌人又未抓到他的任何证据，被拘一月即获释放。直到1948年12月徐州解放前，丁志刚同志继续埋伏，广泛联系群众，做了大量工作，争取到最后胜利。佟苏丹同志于1946年和徐州市取得联系后，也打入徐州做秘密工作，除在铜山中学教书外，还参加了徐州中原艺社，后来主编《前路文艺》，在教育界和文化界有相当影响，并动员了一部分学生到解放区。李凯、赵子云、王坤等同志也以中小学教员身份，埋伏在市内和郊区，多方开展活动，积聚了相当的革命力量。特别是李凯同志还联系领导一批党员，分布在铁路、近郊等地方，广泛密切的联系着群众。朱晓光同志是鲁南工商行政管理局派来打入徐州的，在济众桥东开一书店，同文化界来往密切，后因有些暴露，撤出徐州，书店托我地下党一同志以朋友名义代管，直到徐州解放。总之，徐州地下党在教育界、文化界是有相当基础和影响的。

在徐州地下党员中，有相当的同志是活动在工人当中。周旭同志于1944年打入徐州，即在工人中进行工作。不幸于1945年秋回鲁南区党委城工部汇报工作时，在返徐的途中于韩庄被捕，押回徐州敌人监狱中，后转杭州集中营，1947春逃回到解放区。张宪金同志于1943年被派到徐州宝兴面粉厂当工人，1945年秋因周旭同志的牵连被捕，在狱中被狱中党员发展入党，1946年春获释出狱，回到宝兴干工，继续开展地下活动，直到徐州解放。徐州铁路局检车段老工人边美臣同志于日本投降前经张子善同志发展为党员，在该段做了很多工作，直到1948年12月徐州解放。张铁峰同志是徐州东站铁路工人中地下党员之一，团结不少工人，徐州解放时在护路、恢复交通中，起到

很好的作用。徐州车站工人苗润生是由徐州东郊党组织吸收入党的，1943年交王翰秋同志领导，王把苗和几个工人有关系的名单交给黄牧平同志（黄是鲁南区党委城工部派出领导徐、枣、峄、临等地下党的干部），1943年冬敌人扫荡中黄牧平同志不幸牺牲，敌人搜到名单后逮捕了苗润生，苗自首叛变。陈济同志徐州解放前在一汽车修理厂工作，程振海同志在茅村车站干木工，张华同志在茅村天主教堂干杂工、王坤同志在理发厅干小工，还有一些同志拉平车、当搬运工等等，利用合法职业身份从事地下工作。

徐州工商界是我党开展地下工作相当突出的一条战线。王翰秋同志于1943年春被派到徐州工作，利用他弟弟在某商店当经理的关系，打入到商店当店员会计，在黄牧平、刘金鼎同志领导下工作。苗润生被捕后，王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接鲁南区党委城工部电报叫王翰秋同志把苗撤到山区根据地来，苗假意应允，并约好一同乘车离徐，至柳泉车站时王翰秋同志被日本宪兵逮捕，始知苗润生叛变。王翰秋同志在狱中表现是坚定的，没有暴露我地下党组织，后经其弟弟保释出狱。他怕危及其弟弟的生命和家庭，于1944年出狱后再未和组织联系，直到1948年底徐州解放方重新参加革命工作。张子善同志在临城时是以行商作掩护，于1945年日本投降前奉命转移到徐州工作。1946年秋谋划开设米庄，先后在建国路、复兴路开永泰米庄，是地下工作活动的秘密点，也是鲁南区党委徐州市委的联络站。张子善同志在这个时期工作得相当出色，保证了我地下工作者安全地完成任务，同时他还发展了党员，联络工人及商贩等。米庄资金是组织上拨给的，解放后全部交公，子善同志一家是廉洁奉公的。程秉文同志于1945年由临城转移到徐州，直到1948年底徐州解放，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

秘密工作任务。他利用从事商业活动的有利条件，到徐州后开设商行，使用组织拨给的资金，购运煤炭等大宗物资去上海等地出卖，并在徐筹办一皮革厂。由于程秉文同志善于经营和联络工商业资本家及代理人等，巧妙地隐蔽了他的政治面目，俨然是个便便大腹的资本家。在工商业者上层人物中联络了不少人，如徐州较大商业资本家张海波和有名的代理人常玉亮等都团结在他的周围，成为解放后工商联的核心。他利用经营工商业之便了解掌握经济情报，通过商业活动，利用敌人党政军关系了解敌人政治军事情况；有时也利用商人唯利是图做买卖的习惯，搞点医药等有利于根据地的物资交往；他是徐州地下工作经费的供应者。在经济上除组织上给他规定的待遇外，公私是分明的。曹伯越同志是担任地下工委和鲁南区党委徐州市委联系的政治交通员，以跑单帮和做估衣小贩作掩护，经常活动于徐州、山区和他家乡之间，1947年4月被本村还乡团吕振早逮捕，花了部分钱财，为族人保释。他被捕期间，忍受住严刑拷打的逼供，始终未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和地下政治交通员的政治面目。1947年7月他病愈后就潜入徐州同组织取得联系，继续担任交通员的任务。在徐州解放前的一年多时间，他克服种种困难，冒着各种艰险认真负责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丁平同志化名李文祥于1947年3月打入徐州北郊茅村后，先在市内一大粪场当记帐先生，后在茅村开烟酒杂货铺作职业掩护，藉以立足，长期埋伏，领导开展徐州地下工作（当时丁平同志担任徐州市地下工作委员会书记），直到解放。沙振乾同志奉徐州市委指示，以贩棉布为生的小商贩身份，隐蔽在徐州北狼固敦，领导开展市郊地下党的工作。孟宪科等同志由刘金鼎同志派到徐州以摆摊卖布和开馍馍铺等为掩护，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徐州地下党在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中也做了不少工作。杨位岫同志由滕县打入徐州，在伪军郝鹏举某部工作，不但设法安置杜烽同志到徐州做地下工作，同时还搜集了伪军大量情报。权兴周是徐州东郊权台人，常期担任徐州市委老交通员，经常来往于徐州和解放区之间做交通联系。1947年他结识了国民党军的后勤班长，利用其对蒋军的不满和思家情绪，把九里山军火库烧掉，燃烧爆炸了一夜又半天，给人造成很大的破坏，有力地支持了解放战争。徐州市委专门成立了对33集团军工作委员会，白良玉同志任书记，先后派李联成、孙炳超同志打入国民党33集团军冯治安部搞兵运工作。33集团军副司令兼前线总指挥何基沣同志是秘密党员，通过他做冯治安、张克侠的工作，淮海战役前夕，何基沣、张克侠率冯治安部光荣起义，使我解放军直逼徐州北郊，突破徐州国民党军的防线，切断陇海线，包围黄伯韬，对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赵子云、姚杰等同志打入到敌人飞机场和有关机构，搞到不少军事情报。

此外，还有好多同志在市内和市郊进行秘密工作，做出很大的贡献。佟进同志的家庭早年就有些人参加革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和家中有联系，故其家族不少人同情支持我党地下工作，起到相当好的作用。鹿周济同志是位老党员，以中医身份活动于徐州东郊，张子慎、杨光等同志也常期秘密活动于徐州东北郊区，除领导当地的地下工作外，还担负了徐州市委和地下党的交通联系。权台村是徐州近郊地下工作重要的基点村之一，权兴周、权兴汉兄弟，杨华、杨春兄妹都是该村人，都是党的地下工作的骨干，对革命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

总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铜山县党的地下工作，对配合解放区开展对敌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建国前铜山县青年团组织概况

苏 景 华

1923年8月，南京高等师范毕业生、南京团组织负责人、中国共产党员吴亚鲁（又名吴肃、吴渊）来铜山，在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以国文教员为职业掩护，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开展了铜山县团组织的创建工作。

吴亚鲁来铜山后，通过各种方式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影响和教育，积极参加教育界和学生界的各种社会活动。

在开展社会调查工作的基础上，他联系省立第七师范（现徐州市公园巷小学）、省立第十中学（徐州市第一中学）培新中学等校学生，成立青年读书会，学习马克思学说，批判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1924年他又组织各中学进步学生成立“青年互助社”，以研究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和从事实际活动为宗旨，组织大家阅读《中国青年》、《响导》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组织报告会、座谈会，发动学生开展反对奴化教育及罢课斗争。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了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12人。于1924年6月1日在徐州户部山戏马台阅览室召开了徐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徐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宗旨、纲领和章程，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宣布徐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会后向团中央写了报告，不久根据团中央指示，将“徐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改称“中国徐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徐州支部”，直属团中央领导。

徐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团支部）的领导人：吴亚鲁、卢印泉为书记部主任（后为团支部书记），马汝良、苏同仁（女）为宣传部主任，孙业荣、马青云为经济部主任。1924年10月，由于执委会成员中多人升学去外地，又重新选举执委会，选举结果：执委会书记为吴亚鲁，

执委会委员为苏同仁、陈雨青、卢印泉、胡青云。

1924年12月22日至26日，团江浙皖区执委组织部长、中共党员彭振纲来铜山视察团的工作，根据区委决议，主持召开了团员大会，与会18人，将青年团徐州支部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徐州地方委员会，吴亚鲁被指定参加团委并担任书记。会上选举产生了团地委委员，同时选举吴亚鲁为出席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建立5个团支部，计有团员27人。徐州团地委隶属团江浙皖区委领导。

1925年1月青年团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吴亚鲁作为铜山县团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大会。

1925年8月，上级调吴亚鲁去河南郑州豫丰纱厂开展工人运动后，徐州团地委书记由张从道继任，不久又改由马汝良担任。秘书开始为张从道，张提任书记后又由朱务平担任，学运委员苏同仁，组织委员卢印泉，工农委员陈雨青候补委员侯示峰、王采民（又名王侠民）。

团地委下属5个支部：即第七师团支部4人，书记姜开文；徐州中学团支部10人，书记曹云汇，第十中学团支部5人，书记朱传正；女三师团支部4人，书记吴亚鲁，培正中学团支部4人，书记王树人。

1925年9月，徐州团地委书记马汝良回上海上学，团地委其他领导人因毕业或升学离开徐州。9月间，上级党组织先后派余世颂、贾禄云、王觉新（均系共产党员）3人来徐州工作，主持团地委，并于当月重新组建团地委，当时有团员15人。领导人：余世颂任书记，王觉新任宣传委员，贾禄云任组织委员，朱务平任工运委员，王子玉任学运委员，叶梦兰任妇运委员，白兴民任（回族）非基委员。

1925年11月，遵照团中央指示，共青团徐州地委

划归团豫陕区委领导，11月中旬，团地委进行改选，组成临时执行委员会，分工是：余世颂任书记，贾禄云任组织委员，王党新任宣传委员，张从道任经济委员，朱务平、卜惠冀为候补委员。

1925年12月，团临时执委会再改为团徐州地委，领导人作了调整。这时共有团员34人，分为4个支部。根据团中央指示，宿县团支部于当月划归徐州团地委领导。调整后的团地委领导人是：王党新为书记兼宣传委员，贾禄云为组织委员，张从道为经济委员，候补委员为卜惠冀和朱务平。

1926年1月中旬，中共豫陕区委派叶放吾来徐州接替王党新的团地委书记职务，并改组团地委。书记：叶放吾（1926.1—1926.4）、刘贵员（1926.9—1926.底）；宣传委员：王党新（1926.1—1926.4）、张从道（1926.4—1926.8）；张原石（1926.8—1926.底）；组织委员：谢萧九（1926.1—1926.底）；学生委员：卢印泉（1926.1—1926.4）；经济委员：白兴民（回族1926.1—1926.4）；候补委员：嘉梁、王承恩（1926.1—1926.4）。

团地委于同年4月下设3个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为卢印泉，同年5月卢被开除团籍，由振华（又名超时）继任书记；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为白兴民；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为王慧芝。团地委直属支部4个，同年4月共青团徐州地委划归团浙江区委领导。

1926年下半年，团地委和中共徐州独支干事会联合组成了8个委员会，即军委、农委、职委、学委、妇委、民委、非基委、经委等。1926年7月，军伐张宗昌占领徐

州，党团组织部分暴露，年底，团组织活动中断。

1927年9月，共青团徐州（铜山）县委建立，陈兴洲任书记。次年7月被破坏，11月底恢复。

1928年1月，上级派陈政齐来徐州做团的工作。

1929年5月，共青团徐海蚌特委负责人李会、陈政齐等人在徐州东站枫林旅馆开会，由于消息泄漏，被徐州军警稽查队包围，与会人员陈政齐等7人被捕，团特委遭到彻底破坏。共青团徐州县委亦相继遭到破坏。1929年11月，重新恢复共青团徐州县委，陈政齐任书记，1930年7月后朱秋白任书记，同年7月，根据徐海蚌总行动委员会第一号通知，党团组织一度合并。

1931年1月至12月，赵干、陈凤阳任共青团徐州特委书记，练育才为特委委员。1931年12月建立共青团铜山中心县委，陈凤阳任书记，委员为练育才，王××（待查）。1933年8月共青团徐州特委被敌人破坏，委员练育才等投敌叛变，当了特务。至此，党团组织活动停止。徐州沦陷后，各片共青团组织一般以青年救国会名义进行活动，直至解放。

碾庄战斗的前奏

——吴修普同志的回忆录

梁 隆 辉

1948年，我在贾汪恒祥书局当学徒，老板叫张中文，家住碾庄西北十多里的张瓦房村。

这年古历的10月初7早晨，老板把我从睡梦中喊醒，“喂，吴相瓜，情况很紧，你把我的几个孩子给送回老家去，行不行？”我说：“行”。吃点东西，我便带着老板的4个儿子和一个侄子上了路，那时没汽车，80里的路程全靠步行。

路上挤满了逃难的人，大车、小辆、骑驴、担担，一直往南涌，大部分是国民党军的官太太，有的坐着轿车，有的坐着人力车，有的坐在独轮车上让人推着走，还有一些财主，怕共产党来了杀他们，也惶惶出逃。除了推车、担担的脚夫外，基本上没有穷人，在我们前面有一辆精致的马拉轿车，里面端坐着一位衣着时髦的官太太，车后还坐着几个护兵和一个猴子，老板的小儿子，8岁的五卓好奇的逗了一下猴子，却招来官太太一顿痛骂，那护兵扬起赶车的鞭子向五卓狠狠地抽来，五卓往后一缩，马又跑得快，幸而没有打着，我们便放慢了脚步。

到汴塘西的夏场，天就要黑了，在亲戚家住一夜，初8早吃饭，便起了身。到夹河滩渡口一看，有200多个蒋军乱糟糟的往船上挤，那只渡船多说能坐20多人，人多互不相让，一下把船压沉了，那些蒋军四下奔逃，一会儿无影无踪。摆渡的从水里爬出来象个落汤鸡，冻得直发抖，骂了一声：“这些龟孙，真不得好死。”便回家换衣服去了。

不远的上空蒋军的飞机正丢炸弹，前有河阻，后无退路，我们这6个小孩（我最大17岁，最小的五卓才8岁）看着这六七十米的河面发了愁，有两个哭起来，我说：“别哭，咱先到庄上躲一躲”。便带着他们顺河堰底向西跑去，这时西面6里的汴塘和东面10里的宿羊山传来了零碎的枪声。

来到夹河滩庄东头，遇到一个穿青袄的老大爷，他说：“您这个小孩，外面飞机嗡嗡的，快家来躲躲。”我们到他屋里坐下，心总算安稳些。五卓和小华（老板侄子）饿得哭，大爷问清我们的情况后说：“锅里有早晨烧的山芋饭，你们吃点罢”。吃罢饭，外面响起了枪声，我扒在墙里一看，一个身穿黄土布军装的人，手提匣子枪腰背一支长枪，带着穿同样衣服手托长枪的4个人向东跑，边跑边打枪，可枪口都扬得老高。东边松林里拴着几十匹战马，还有20多辆装满洋面的硬轱辘军车，许多影影绰绰的蒋军端着枪向这边射击，但也都打的很高，子弹吃溜、吃溜的在头上掠过。那个提匣枪的人喊：“老乡们！同志们！别打了，济南解放了，大军早晨已过了运河，马上就来到，你们都是穷人出身，咱中国人别再打中国人了。”松林里的枪声渐渐稀了，停了。忽然听到一个沙哑的吼声：“给我打！照准打！别听他妈的共产党那一套”，接着，另一个声音吼道：“打！先打死你”，只听砰的一枪，先吼叫的那个人倒下了。树林里响起：“我们投降！我们投降”的声音，接着把枪唏哩哗啦的撂了出来。这5个八路军大喊：“我们解放军优待俘虏，你们举着手一个个的走过来吧！”我们几个小孩跑到门口，亲眼看着5个八路军押着长长的一队俘虏，13岁的小华，一个、两个、三个……，数到一百二十一才数完（大概是一个连）。那个提匣枪的八路军边走边喊：“老乡们！同志们！你们把车上的面粉分吃了吧！我们没有办法带，马和车子给看着，回来交给解放军。”